

“把學習還給學生”：為什麼？

兩周前談到批改的種種，以及有關的科技應用，包括學生與 AI 的測評、互動、互評，等等。討論這些的基本理念，是“把學習還給學生”。之後在不同的場合的觀察，開始悟出，“把學習還給學生”，聽者容易贊同，但是可以有各種不同的理解，實踐起來並不容易。所以覺得，難免要重複這句話的背景。

這句話，並不是什麼虛無的先進教育理念，而是社會發展的形勢所逼。目前全球的學校制度，都是工業社會頂峰時期的產物，用來配合社會上的人力需求，現在叫做人力資源。其形態類似工業生產。二戰之後，這種概念又有了人力資本的理論支撐，更加固定了教育的經濟功能。在教育制度內部，就演繹為配合金字塔形勞力市場的金字塔形教育層次，教育承擔著把人類篩選、擇優、淘汰的功能。基層的教育工作者，也會有這樣的潛意識，不知不覺中以分數與成績作為教育學生的目標，作為評定學生高低、優劣、成敗的標準。而成績與分數，又的確可以為學生提供一勞永逸的社會入場券。成績與分數，又會塑造學生的價值觀。

簡單來說，學生也會把獲得好成績，作為在校時期的基本目標；家長也會認為，孩子“念好書”，是他們最重要的責任。而什麼叫獲得好成績，那就是根據有限的課程內容，完成規定的學校過程，應對狹窄的考試要求，接受教育制度的嚴格評核，看自己可以拿到什麼入場券。學生並不擁有自己的學習，他們在學校的生活，是人家安排給自己的，而學校生活的結果，學生是無法掌握的。

社會無常 學習不斷

然而，社會變了！學生面對的是千變萬化的前途，是時刻變幻的社會，再也沒有一勞永逸的入場券。學校經歷與工作現實的關係，變了。筆者在這裡重複四

句話：單靠學歷，難以一生受用；單一經歷，難以擁抱挑戰；徒有分數，難以面對社會；服從常規，難以生存立足。

也就是說，現存的教育制度給他們的承諾，逐漸失效，頂多是短期的。因此，學生將會渡過一個不斷應變的一生，也就是不斷學習的一生。香港課程改革提出的“學會學習”，就是因此而提出來的。也就是授以“魚”與授以“漁”的分別。我們要問學生的，不是“你懂得什麼？”而是“你能面對將來的一生嗎？”

“把學習還給學生”，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提出來的。提出這一句，是因為我們現在的教育，是為學生鋪好了一條軌道，只要他們上了軌道，教育就大功告成。或者說是把學生放上一條工業生產線，學生順著學校這條運輸帶，經歷不同的工序，經歷不斷的質量控制和品質分流，送進社會的各個階層。

這在傳統的工業社會，正好適應了社會的需要。不管學生有沒有意願，都只有乖乖地順從這個制度。能夠適應而不斷努力的，就能進入較高的教育階段，畢業後進入較高的社會階層。不適應的、不願意努力的、不知道如何努力的、自己努力的方向不對頭的、…，就只能進入較低的社會階層。

這裡有兩個例子。例一，2000 年代，筆者當大學舍監的時候，一名來自上海的宿生，訴說：“我這個人很有理想，就是要進一所好大學；現在進了，我沒有了理想。”進大學，變成了她理想的終結。因為她經過的整個教育過程 - 學校 + 家庭，-- 都替她安排了“學習”生活的內容、過程與目標；她從來沒有擁有屬於她自己的學習。

被動學習 局限前景

例二，也是 2000 年代，筆者在哈佛教文化與教育的課。來自法學院的一名學生，本身已是上海的執業律師，分享她的教育經歷。她父親善用激將法：“我看你就是進不了重點高中”，她於是就努力考進了重點高中；“法律是最牛的，我看你就是進不了法律學院”，結果她就考進了法律學院。接近三十歲，她才想到：“我真的喜歡當律師嗎？”，在堂上慟哭起來了；周圍的同學圍上來七嘴八舌地安慰她…。她從小成績一直都非常好，但是她的學習歷程，卻不是自己掌握的。她並不擁有自己的學習。

這兩位，算是醒悟了的。還有許多還在混沌中掙扎，覺得自己在學校、在大學是內地所謂“學霸”，學校告訴他們是精英，在社會上理應通行無阻；但是生命卻並不順利。就像本欄介紹過的，精英雲集的哈佛商學院，也有許多畢業生事業失敗、家庭不和，甚至犯事坐牢的。教育制度的承諾，並沒有保證實現。

至於更多當代的青人，筆者也有五句話，描述他們的客觀現實與主觀心態：對口就業，已非必然；轉工轉行，家常便飯；斜杠多能，理所當然；間歇就業，保持清醒；創業自僱，眾目所羨；網紅帶貨，怡然自得。現實已經變了！變得我們老一輩的，難以思議了！

面對這樣變化了的現實，和反映現實變化的意識，我們的教育作了什麼變化？作為教育工作者，我們是否應該讓學生能夠在他們面臨的現實中生活？作為家長，我們是否應該讓子女能夠自如地渡過一生？總之，不讓他們在一條糊里糊塗的隧道裡被動地渡過他們的青春。

學生主體 迎接未來

但是，應該說，大多數的教育工作者、大多數的家長，都不是刻意要妨礙青少年的前途，反而是希望為他們尋找美好的前途。事實卻是，我們刻意為他們設計的教育過程，往往是以為可以“瞄準”某個方向發展；而這種“瞄準”的意念，卻恰恰已經不符合今天的現實，更遑論青少年明天的現實？

教育是一個很大的社會體系，幾乎是最大的社會體系。以經濟話語支撐的、考試成績貫串的教育體系，結構嚴謹，根深柢固，要改變談何容易。不論是教育工作者還是家長，大都以傳統的慣性思維看待教育，以為教育就是自己熟悉的一回事。這是難免的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日常的教育活動，繁重而密集，不容許輕易離開日常的“正規”，沒有多少大幅創新的空間；不可能忽然產生新的思維去考慮教育。怎麼辦？

教育的前景，有兩種可能。一是本身沒有變革，維持傳統工業社會的格局，終於變成陳舊而被社會鄙棄；不少發達國家大學生退學，幾乎所有社會都出現青少年憂鬱和迷茫的危機，已經是非常嚴重的警號。二是在教育體系內部，尋找突破點，讓學生不再被制度的設計所擺弄，不再被預設的目標所牽引，而是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，成為學習的主人；讓他們能夠面對甚至擁抱前面的世界。也就是今天到處提倡的 self-regulated learners, active learners；或者流行的說法，煥發學生的能動性（Agency）。

後者是可見而可行的突破點，“把學習還給學生”並非無病呻吟。本文花了整篇的篇幅，不厭其詳，不忌重複舊話，就是想說明“把學習還給學生”是一個關鍵的入手概念。筆者有機會見識不同社會號稱的“教育改革”，最近又有不少機會見識科技發展用於教育的“現代化”；是耶？非耶？關鍵就是一條：是否

“把學習還給學生”。即使是非常開放的理念，例如“以學生為中心”、“把教轉為學”，“學習個性化”等，有時候用“把學習還給學生”作為試劑，也可以測出其“先進”的方向與程度。以後再論。